

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

公开的情书

□飞天□不要离开社会主义
的坚实大地□当封建主义正
在肆虐的时候□调动□从迷
惘中走出来□公开的情书□
彷徨·思考·创造□让理想
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

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选编
时代文艺出版社

XINSHIQIZHENGMINGZUOPIE



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

公开的情书

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选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【吉】新登字 05 号

公开的情书 GONG KAI DE QING SHU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选编

责任编辑：张秀枫

封面设计：章桂征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.375 印张 2 插页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) 240 000 字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4 年 12 月第 2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：7 000 册 定价：11.00 元

出版说明

新时期以来的文坛十年，充满了朝气和活力。一些作品，往往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存在着争论。这是一种正常、自然的现象。不同意见的争鸣，是创作发展的一股推动力。为了进一步活跃创作和评论，也为了给文学研究和教学提供较为完整的有关资料，我们组织选编了这一套争鸣作品集。遵照有一定的争鸣价值，在社会各界反映较大的原则，按中、短篇的不同体裁，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的大批作品中，精选出中篇集五部，短篇集两部。在每篇原作的后面附上二至四篇持不同看法中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，有的还附上作家本人对自己作品的阐释文章或创作经验谈，以便读者在纵观比较之后，能更好地得出自己的认识。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有益的工作，准备以后每年都选编一至二部这样的集子，企盼得到广大同仁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教正。

中国作家协会创研室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飞天	刘 克 (1)
不要离开社会主义的坚实大地	燕 翰 (47)
——新中篇小说《飞天》	
当封建主义正在肆虐的时候	李贵仁 (60)
——论《飞天》，兼驳燕翰	
调动	徐明旭 (79)
读《调动》	杨子敏 (149)
读《读〈调动〉》	程朝富 (154)
从迷惘中走出来	王十洲 (167)
——《调动》我见	
公开的情书	新 凡 (178)
彷徨·思考·创造	新 凡 (311)
——致《公开的情书》的读者	
让理想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	阮 铭 (316)
——评《公开的情书》	

飞 天

刘 克

—

古兰镇西南四十里，有一寺庙，名黄来，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。

黄来寺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（公元四八四年），后屡遭兵火，唐宋间重建后，逐步扩建，前后约五百年始具规模。那时，红墙碧瓦，楼台亭阁，一层层殿宇沿黄褐色山坡向上伸展开去。有对联曰：“钟鼓之声迎华岳，香烟缭绕达伊吾”，朝山拜庙的人自是络绎不绝。一千多年过去了，黄来寺虽已蒿草遍地，残破不全，但其气势之雄伟，仍依稀可见当年盛况。

一九五八年春，省文化部门由所属单位抽调了一些人，组成黄来寺文物管理处，负责对寺庙进行维修，并研究、整理了上万件文物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，决定对外开放，供游人参观。

黄来寺以盛唐时期的雕塑、壁画以及寺庙建筑闻名遐迩。开放后，一时间车水马龙，熙来攘往，甚为兴旺。但好景不长，一九六〇年特大自然灾害袭击了全国，困难时期谁还有心思看文物？以至游人越来越少，最后就不得不宣布因“整修内部”暂停开放。文物管理处除留下两个人看管寺庙外，全部撤回省城。

这留下的两个人，一老，一少，不多不少正好相差五十岁。

年老的姓唐，由于过去曾在黄来寺当过几十年和尚，一般人称唐和尚。一说和尚，人们很容易联想到鲁智深那样无视清规、豪侠仗义的花和尚，或者是身穿袈裟，抢劫良家妇女的恶霸。这个唐和尚当然不是这样的，要不，还能是文物管理处的成员吗？实际上他对佛经深有研究，历史知识非常渊博，又精于琴棋书画，有点超脱世俗。听说他年轻时是个大学生，出于爱情方面的原因剃度出家，究竟是不是这样，现在年老了，哪还会谈这些事情。

再一个年少的，名叫海离子，这名字有点怪，象是同佛家也有什么牵连，其实完全两回事。他从小是个孤儿，家里人在一场大水中死去了，可能就是因此而叫海离子。究竟是不是这样，谁也说不清，只知道解放那年他流落街头，被政府收养。以后海离子学美术，画起画来可以不吃不睡，昏天黑地没个完，再加上为人憨厚，一见姑娘腼腆得要死，于是人们说，象海离子这样的笨东西，一辈子也别想找到老婆。海离子笑笑不说话，摸着脖子走开了。好在还年轻，才二十一岁，老婆不老婆根本无所谓。

唐和尚和海离子年龄相差这样大，两人的经历、气质又悬殊得很，可他俩却特别好，特别亲，同吃一锅饭，同住一个屋，有钱大家用，有衣大家穿，两人都无家，正好看庙门。海离子喊唐和尚为“和尚爷爷”，这既是尊称，又有点戏谑。

文物管理处撤走后，寺庙一百〇八殿一一上了锁。唐和尚和海离子除三天两头巡视外，为了解决困难时期众所周知的饥荒，两人齐心协力开了点荒地，还养了两头小山羊，喂了几只小雏鸡。闲来无事，唐和尚照例是写字、看书、研究文物或刻石头，有时也和海离子下下围棋。海离子主要是画画，走到哪

里画到哪里。后来，他忽然有个新发现，庙门口经常有过往行人在休息，这不是人物速写和素描的好机会吗？于是他夹着画板到门口去了。

黄来寺门口，过去每逢旧历四月初八庙会，是个很热闹的场所。四方善男信女前来烧香拜佛，络绎不绝，周围则是踩高跷，玩杂耍，五花八门的地摊和小吃，人头乱攒，甚嚣尘上。这样的庙会，现在当然不会再有，不过庙门口的青石台阶，古树下面，却是非常好的休息之地。寺庙停止开放，山门紧闭，过往行人和附近农民还照常在这里聚集。

由于灾荒，人们无心观赏山景，谈天说地，他们或坐或卧或靠着古树，很少说话，停留的时间也特别长。海离子除供给大家茶水，便聚精会神为各种各样的人物画像。

一天下午，来了这么一个农村姑娘，她手提竹篮子，肩挎花布包，满身尘土，疲惫已极，一到这里似乎再也走不动了。当她知道这茶水不要钱时，端起碗来一气喝了两大碗，然后轻声问：“是黄来寺吗？”

海离子回头望了她一眼，别人跟着告诉她，这就是文物管理处的人。于是姑娘上前说：“我能参观吗？”海离子用手指了指门上“暂停开放”的牌子，转身继续画画。姑娘又要求：“让我参观一下吧，参观一下吧，我看完就走！”海离子不理睬，向她直摇头。姑娘受到这样的冷遇，无可奈何地退开了。

海离子也不知画了多长时间，起风了。

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，此地春天这西风一起，必然是越刮越凶，随着黄沙滚滚而来，睁不开眼，看不见路，因此，人们纷纷离去了。

海离子夹好画页，收拾茶桶和茶碗，也就准备进庙去了。可侧眼一看，原来那个姑娘还没走，她头抵着墙，蜷缩地坐在墙

角。海离子奇怪了，忍不住问到：“喂，你怎么啦？”姑娘不说话。海离子又问：“你从哪儿来？”她轻声答：“很远。”接着又要求参观，甚至眼泪汪汪，象要哭了。

姑娘的眼泪是最麻烦的事。海离子有点手忙脚乱，说声“你等等”，随即进庙问唐和尚去了。

唐和尚一听，连说难得难得，有这样爱好文物的农村姑娘，很是少见，只是天色近晚，打开几个主要佛殿让她看看就是了。那么，谁陪她去呢？自然只有海离子。他拿上一串钥匙，拘谨地把姑娘带进了庙。

海离子朝前引路，顺着山坡由低往高，有选择地一殿一殿看去。姑娘仍旧提着竹蓝子，肩挎花布包，疲惫地跟在后边，不时用手捂着额，脚步缓慢，还有点摇晃。海离子劝她别看了，说风会越刮越大，一会儿路不好走，只要想参观，下次再来也可以。姑娘点头称是，要求看最好的一个殿，看完好赶路，麻烦就此一遭，下次不来了。

既然同意人家进庙，这个要求是合理的，至于她从哪儿来到哪儿去，这些均与海离子毫无关系，也不便问一个陌生姑娘，她说看完好赶路，赶路就是了。于是，海离子打开了艺术价值最高的一个殿——第八十四号殿。

八十四号殿，原来已经被黄沙所湮没，是黄来寺文物管理处成立后才挖掘出来的。殿不大，但结构奇异，建筑特殊，墙上壁画极为精美，特别是佛龕上释迦牟尼周围的四尊泥塑菩萨：阿难、迦叶、观音、势至，神态栩栩如生，色彩十分鲜艳，实为千年艺术珍品。

海离子热爱这些艺术瑰宝，情不自禁地向姑娘解说起来，主要讲阿难菩萨等塑像和壁画的艺术造诣，从北魏到唐代，雕塑风格上的变化，以及壁画上所展现的狩猎、耕作、旅行、作战、

酒肆、屠房、行医和婚丧嫁娶等许多古代生活场面，这种解说，对一个初次参观者是完全必要的。

姑娘听着听着，忽然问：

“可以烧香吗？”

“烧香？”海离子一时没懂。

姑娘不等他回答，把竹蓝子盖的布猛然掀开，取出两根小蜡烛和一把香，一擦火柴点了起来，供到佛龛上。

海离子愕然后退，竟会有这种事？

老太婆有点迷信，还情有可原，但也不至于公然来烧香。这个年纪轻轻的姑娘，莫非是神经不正常，或者是什么坏人故意来捣乱？姑娘明白自己行动奇特，引起怀疑是理所当然的，就赶忙解释。

她说她没有兄弟姐妹，父亲早已去世，家里只有一直孀居的母亲，而前不久，母亲又饿死了。她说她母亲过去信佛，有些迷信，平时不大看得出来，只有亲人远出或生病，才暗暗祷告菩萨保佑平安；再就是杀鸡的时候，念叨什么“小鸡小鸡你别怪，生下来是一口菜”等等。明明知道这都是假的，但还是这样。对一个饱经忧患、一字不识的老年人来说，这又有什么呢？这丝毫没有妨碍她拥护共产党。另一方面，她又非常赞成火葬，并不相信真有鬼神。只是碰上这样大的灾荒年，她震惊了，才硬说是上天降下的祸殃。临死前，她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要女儿代她到多少年前去过的黄来寺烧炷香，赎去自己的罪，这样就心安了。姑娘说着哭起来：“这我能不答应吗？”

海离子默然无语，望着一对小蜡烛，烛泪在淌，烛光摇曳。在香火袅袅升起的青烟中，他似乎看见了这么一个大部分岁月生活在旧中国的农村善良妇女，这样的妇女是姑娘的母亲，也象是自己的母亲，她能承受任何苦难和悲惨的命运，从不叫声

苦，一切罪过都是自己的。她很可能把仅有的一点玉米或红薯，全暗暗省给女儿吃，自己饿死了。既然一炷香能使这样的母亲死后安心，有谁能拒绝这个微小的愿望呢？还有比这更微小的吗？

姑娘仍在哭，越哭越伤心。

海离子完全没有想到，带她来参观，却出了这桩事。劝呢，不知说什么好；不劝，这样哭下去又怎么得了？眼看西风一阵比一阵紧，天又逐渐黑了下来。正在不知如何是好，麻烦事接踵而至：姑娘许是又饿又累，再加上过度悲伤，哭着哭着一头栽倒；昏过去了。

海离子吓一跳，惊恐地冲到门外大喊唐和尚。但距离这么远，风又这么大，哪能听得见？直急得海离子团团转。平时最怕见姑娘，姑娘偏又昏倒在面前。可无论如何救人要紧，他顾不得许多，一下把她抱了起来，猛跑下山。好在姑娘瘦弱，又软又轻，几乎不费什么劲。一气跑到山下，老远就喊：“和尚爷爷！和尚爷爷！”

唐和尚正在烧火蒸馒头，他扔下手里的劈柴，急忙奔出屋来。一看这情景，知道出了事。海离子三言两语说明原委，唐和尚也很惊恐。只是没有医生怎么办？要找医生，还得去古兰镇，离此四十里，哪儿有汽车？海离子说用板车送，可姑娘一直昏迷不醒，要是送到半路死了人，可是件说不清的人命官司。唐和尚直搓手，又敲头，似乎活到七十一岁还没碰到过这样棘手的事，十分懊悔不该答应她参观。不过事已如此，只能让海离子抱到屋里再说。于是两人一阵忙乱，把姑娘放到了床上，一面盖被子，一面大声喊。幸而唐和尚懂得点医道，又用冷水冰头，又是掐人中，终于，姑娘醒来了。

这下，一老一少才松了口气，围着床头看姑娘。

姑娘以极低的声音说：“饿。”

饿好办，就怕不能吃东西，真要病在这里，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正好馒头已蒸熟，海离子抢过去，伸手抓了四五个。姑娘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，显然是很饿了，这会儿她羞愧地承认，两天来除了喝水，什么东西也没吃。唐和尚和海离子本想等她吃饱，然后问她，该送她到哪儿去？可谁知她吃着吃着睡着了，手里捏着的馒头掉到了地上，睡得很香，睡得很甜，简直不忍心喊醒她。这样，无疑又带来一个新的麻烦，房子是那么一间，床是那么两张，姑娘一占用，首先是海离子无处去了，至于唐和尚，虽然也感到别扭，不过年纪大，将就和姑娘睡一个屋也无多大关系。四月间，天还冷，这天夜里海离子是裹着棉衣在灶门口一直坐到天明。

第二天，姑娘还在睡，睡到中午猛然跳起身。她似乎感到很惶恐，又在细想出了什么事情，坐在床沿上直发愣。海离子忙为她打了一盆水，又把饭菜端到小桌上。唐和尚在一边说：“洗脸，吃饭。该走了，姑娘！”说着让海离子提过竹蓝子和花布包，另外，还送给她足够两天吃的馒头。这在粮食困难时期，能这样做，确也是不容易了。唐和尚主要是怕出事，同时，怜悯她的遭遇。

姑娘洗脸洗得很慢，吃饭吃得很慢。终于，她放下筷子向唐和尚跪下了，哀求说：“把我收下吧，老爷爷，收下吧，我会做许多事情！”接着说身上没有一分钱，没有一两粮，家里已无人，回去难生活。唐和尚慌忙把她扶了起来，只是对这要求无论怎样是无法应允的，理由很简单：无权收人。为此，他婉转地作了解释。可姑娘根本不听，呜呜地直哭，哭得那样伤心，说不定又要哭昏过去。唐和尚和海离子都心有余悸，吓得赶紧劝说，好言好语一大堆，全无效果。姑娘美而娇，眼泪多得不得

了。两人毫无办法，最后只得说：“那就留几天吧！”

海离子为姑娘准备了一个临时住处，又抽被褥又铺草，反正过几天还是得走的。

在这几天中，姑娘揽过了全部“家务”活。她确实很能干，心灵手巧，细致周到，拆洗被子，缝补衣裳，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做出的饭菜比以前可口多了。这有讨好唐和尚和海离子的成分，但做得不卑不亢。尽管这样，唐和尚和海离子还是很不安，无形中岂不成了雇佣？接着，仍然是那句话：“住几天就走吧！”

过了几天又几天，人，毕竟是有感情的。唐和尚和海离子几次想喊她走，但几次又都留下了。一说走，她就哭，哭得菩萨象要跟着掉眼泪，谁也无法惹这娇姑娘。结果，两人不约而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算了吧！”这一算，十分尖锐的问题就是粮食，两人口粮本都吃不饱，又怎够仨人的？思来想去，只有再开些荒，多种些瓜，多种些菜，还可以拿钱买点高价什么的，大家同吃苦，凑合也能过。等秋天地上长出荞麦和玉米，鸡羊跟着长大，日子就会好过得多，至于别的只好暂且不管了。这一决定，姑娘自然是分外高兴，一扫愁云，她跳起来抓住两人的手，说永远不会忘掉这恩情！

这时候，唐和尚再问她叫什么名字，家在哪里？姑娘死也不说，显然，还是怕把她送回去。可成天在一块儿生活，总得有个名称呀，由于她走路轻盈，长得纤弱，又极漂亮，海离子就顺口叫了个飞天。

飞天，是佛教壁画或石刻上在空中飞舞的神，多为女体，形象美丽，婀娜多姿，凭借飘拂的长带凌空起舞。梵语称神为提婆，因为提婆有“天”的意思，人们把这一类凌空飞舞的神像称为飞天。这是古代的艺术匠师们，以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的

圣洁美好的形象，和自由翱翔的意境。

姑娘对这名字不置可否，也还不懂飞天是什么意思，名字无关紧要，飞天就飞天吧！

既然确定不走，海离子除为她单独收拾一间房子，又特地跑了一趟古兰镇，买回了单衣、棉衣、被子、床单以及毛巾、脸盆等各种日用品，还外带二十四条手绢。飞天又感动，又惊讶，要这许多手绢做什么？海离子认真说：“姑娘眼泪多，多买一些好替换！”

飞天噗哧一声笑了。

也就是从这天起，这三个人在黄来寺两年暂停开放期间，成了一个很特殊的集体。

唐和尚对飞天纯粹是出于同情，另外感到这个娇姑娘伶俐可爱。忽然间来了这么一个不是孙女的孙女，使他年老孤独的生活中，渗透进一种女性的温暖，这种温暖是海离子无法代替的。海离子呢，是第一次和姑娘这么接近，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，使他愿意和飞天在一起，但仅此而已。他憨厚、正直、纯洁，专心致志的是画画，除了画画，世上好象没有什么东西能打动他。至于飞天，自然不是糊涂人，她很感激唐和尚和海离子，不过也是确认在不会欺侮她的前提下，这才要求留下来，并很珍惜相互间的关心、和睦，竭力赢得他们的尊敬。所以，这么一个特殊的三人集体，在黄来寺特定的条件下，就比一家人还亲，从无争吵，从不红脸，很平静地生活着……

二

但是，平静中也还有点不平静，这主要是飞天。

飞天除了干各种“家务”事，跟唐和尚学书法，学佛学，学

历史，甚至也学弹琴和下棋，同时又跟海离子学画画，还让他带着仔细看了一百零八殿。在这方面，这个聪慧的农村姑娘，表现了非凡的才能。她以惊人的记忆力，很快熟悉了寺庙里所有文物，并由此自然联系到雕塑、绘画，以及佛家又是怎样说法、修行、降魔、成道等一大套东西。佛经和壁画上的许多故事，有很大一部分是反诱惑的，诱惑又主要是女人的诱惑，美女往往是妖怪。这些东西，一次又一次地触动着飞天，在这么一个空旷的寺庙里，又有这么一个极好的海离子，她要不爱他，几乎不可能。逐渐地，一年多以后，感情就超越了一定的界限。

开始，每当海离子在庙门口画画，只要一和别的姑娘说上几句什么话，她就感到不愉快，在边上烦躁地踢石头，或者借故催着走。后来呢，一时三刻见不着海离子，就显得很焦急，坐立不安，似乎什么事也干不成。这连她自己都很吃惊，怎么了，怎么会是这样？按照佛家的说法，这就叫“走了邪”，当然，她自信不是女妖，而海离子也不是小沙弥！

她对海离子说：“海离子，你太好了，你真好！”说来说去还是这句话。最多是揪着他的胳膊再去看菩萨，八十四号殿引起一些“烧香”的回忆，笑笑也就罢了。

这样的接触，每次到最后总似乎有点遗憾，究竟遗憾什么，飞天没法说清楚。从夏天到冬天，都是这么度过的。冬去，春来，春节除夕的那天晚上，这事就发展到了一个高潮……

这天，大雪纷飞，行人绝迹。

从早起，唐和尚忙着写对联，海离子为飞天试新衣，接着是扫尘，除旧，剪纸，掐腊梅，三人一团高兴。到晚上，一面说笑一面包了很多饺子，又炒了几个菜，还准备了一瓶酒。当他们围着炭火喝酒的时候，说来说去不知怎么就谈到了家的问题上，唐和尚问飞天：

“想家吗？”

“家？这里不就是家吗？”飞天笑着说。

“不，你迟早还是要走的。”唐和尚说。接着喝了一口酒，又感慨地说：“天下无有不散的筵席哟！”

唐和尚借用这句话很可能是说他自己。不过这一触动，飞天就侧眼望着海离子，把话接过去说：“散不散，不都全在人吗？”

这会儿，她眼里闪出了异常明亮的光芒，这种光芒为初恋的姑娘所特有，它湿润，颤动，又是那样温柔，和海离子的眼光一接触，立即跳开了。

如果海离子稍为敏感，那么，从这跳开的眼光里，会发现所包含的全部内容。但偏偏这个笨东西毫无反应，反而加上说：

“要散，肯定要散！”

飞天没再说话，就站起来到锅边下饺子去了。

唐和尚和海离子谈起了别的事。

飞天是从来不喝酒的，这天晚上一下喝了两大杯。当然，谁都不会在意，年三十嘛。她吃了几个饺子，可能是酒后头昏，很快也就回自己屋去了。

过了一阵，她喊：“海离了！海离子！”

海离子过去了。

飞天脸红如桃花，娇艳，妩媚，红灯下，极美。

她轻轻推上门，靠着门说：

“海离子，你真的要我飞天吗？”

“飞天？”海离子还是不懂，“啊，那是我随便给你取的名字，你要是不高兴，我就不这样喊你了。”

姑娘皱眉：“海离子！……”

海离子惊讶：“飞天，你，出了什么事吗？”

飞天怨恨地望了他一阵，“海离子，真的要散吗？”

“要散，肯定要散！”海离子还是这样说。

“你就不会想，不散吗？比如……”姑娘说得更明确了，只是这个“比如”怎么也说不出口。

“不，是一定要散的。比如，寺庙一开放，我们就再没有办法留你了。”海离子感到惋惜，但这是事实。

“一点办法也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确实一点办法也没有，我和和尚爷爷都想过，他还给省里写过报告，根本没法批准！”

“这我知道。”

“那不就是这样吗？等你走的时候，我要很好送你，一直把你送到家！”

话是怎么说也说不到点子上，飞天微微叹了口气，又喊了声海离子，失望地仰头抵着门，闭上了眼。她似乎感到累，感到热，松开了领口，酒一阵阵往上涌，全身都象要飘起来。停了一会儿，感觉出是海离子走近了，走得很近，站在她的面前，连呼吸也听得见。也许，他要吻她吧。应当吻她呀。她知道自己长得好看，今天晚上就特别好看，但绝不是象女妖那样去诱惑小沙弥。如果硬说这就是“诱惑”，那就诱惑吧，她是那样爱他呀。只要海离子一吻她，她会毫不犹豫地扑进他的怀里。这是多么安静的除夕之夜，多么美好的除夕之夜。窗外飘着雪花，窗内灯红酒醉，整个世界就仿佛只有她和海离子，她不会拒绝他的要求。姑娘等着，等着，等着，挺高了胸部……

可是。什么动静也没有。

她睁开眼，发现海离子惊愕地注视着她，说：“飞天，你今晚怎么啦？”

飞天没有说话，海离子轻轻推开她，开开门，出去了。

一会儿，只听海离子在门外说：“飞天，我给你煮碗酸辣汤，